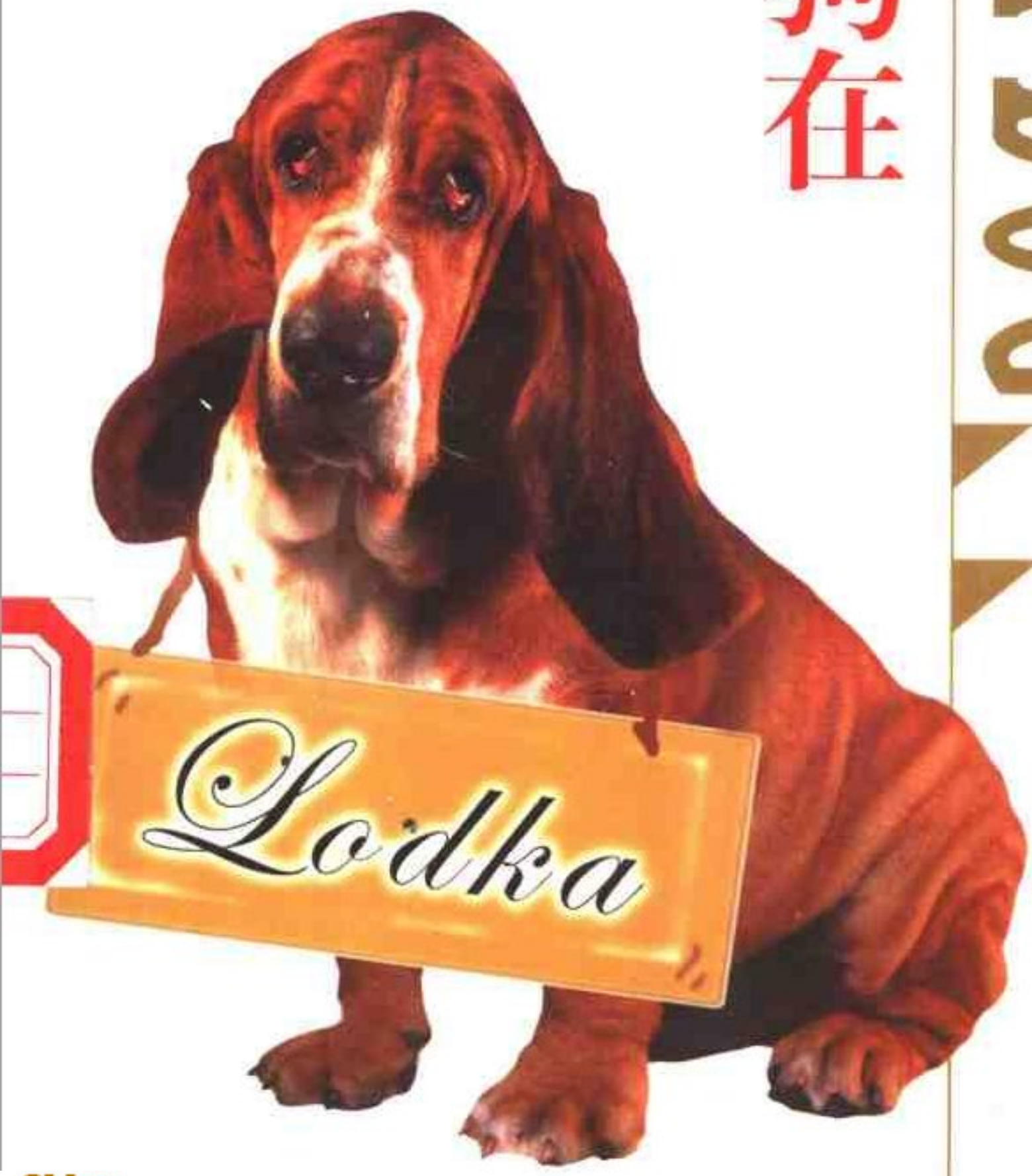
STORY OF A DOG

一只俄罗斯狗在中国

STORY OF A DOG

马福林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hina

ОПНА РУССКАЯ СОБАКА В КИТАЕ



俄罗斯人常把一句话
挂在嘴边：狗们什么都懂，
它们就是不会说话。
其实狗不是不会说，只是
人们听不懂。

ISBN 7-5039-2249-4

9 787503 922497 >

ISBN 7-5039-2249-4/I · 1022

定价：19.80元

一只俄罗斯狗在中国

STORY OF A DOG

马福林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俄罗斯狗在中国/马福林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10
ISBN 7-5039-2249-4

Ⅰ.… Ⅱ.马… Ⅲ.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212 号

一只俄罗斯狗在中国

著　　者　马福林
责任编辑　任肖兵
封面设计　李妍坤
版式设计　盛大华夏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1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249-4/I·1022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China

目　次

独眼小老黑 …… (3)

傻狗洛德卡 …… (153)

China

独眼小老黑



俄罗斯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狗们什么都懂，它们就是不会说。其实狗不是不会说，只是人们听不懂。

China

背后它们叫它独眼小老黑。而当面它们对它毕恭毕敬，叫它黑老师、黑叔或者黑大哥什么的。叫黑老师的居多。

黑老师是一条狗，一条体形不大、年龄却不小的确架犬，外国名叫阿美利加·斯巴尼耶里。黑老师所以能在这一帮狗中受到尊重，有着独一无二的威望，关键是它有令人称奇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

它曾在中国生活了八年，也可以说在中国留学了八年，能听懂中国话。因此，如果狗们也评职称的话，那么掌握了两门



愁喝，差不多天天无所事事。出于找个借口就想不干活儿的缘故，俄罗斯的节假日多如牛毛。主人休息时，狗们也休息，而主人不休息时，狗们还休息。淫荡生在温饱的土地上，狗们除了生活作风不够检点外，养尊处优的结果还使它们沾染了过多人类的恶习，良莠不分地生硬模仿：比如喜欢玩偏见；比如喜欢搬弄口舌张家长李家短；比如饭后响亮地打饱嗝和不知羞耻地腆着个大肚皮满大街地逛；比如只要聚到一起就发牢骚，说些个对社会不满和对某些人不敬的话，还自以为时髦。有个别者还老不自尊地搞什么黄昏恋，双双私奔。而尤其是，当它们听独眼小老黑讲述了风行于中国的交谊舞和东北大秧歌时，钦佩之情便溢于言表，深感俄罗斯的精神文化生活太贫乏太单调。深深的失落感产生于深深的遗憾，最后是一腔抱怨：它们的主人是不可能定期给它们组织类似扭大秧歌这样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的。日子过得真他妈没劲！

牢骚不能总发。日子没劲也还得过。那么怎么办呢？总得干点儿什么来排遣寂寞吧？于是，这十来条家都住在附近又比较志趣相投的狗，自然而

独眼小老黑



每天上午十点钟，从江对岸中国黑河市开来的旅游船准时到岸。说是旅游，其实就是倒货。几十个中国人个个肩扛手提，行李像小山。中国人有大声喊叫和不排队的习惯。下船时前拥后挤，狼狈不堪的样子给狗们带来了不少乐趣。有一回，一个中国人给挤得四仰八叉地摔到江边的水里，大喊救命。其实水深刚没膝盖，让狗们笑得前仰后合，连说有趣。

狗们的乐趣不仅仅在看，独眼小老黑还能把中国人说的话翻译给它们听，就更有意思了。

一个中国人汗流浃背地挤出了海关，把肩上的大行李重重地往地上一蹾，长长出了一口气，嘴里就吐出了一串狗们听不懂的话。

狗们把目光齐齐地投向独眼小老黑。

“他说：‘混蛋’。”老黑答，样子有点儿不大情愿。

“什么意思呢？”狗们问。

“一句骂人的话。”

“他为什么要骂人呢？”

“难道你们看不见？”

狗们当然看见了，狗们又不傻。

海关只有窄窄的一个小铁门，而人得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接受检查。中国人是急性子，俄罗斯人是慢性子。急性子的中国人恨不得发一声喊就直奔大市场，快一点儿把货卖掉，快一点儿把卢布兑成美元，再快一点回家跟老婆孩儿团聚；而慢性子的俄罗斯人恰恰看准了这一点，你急我不急，有意跟你磨叽起来没完，把包儿翻个底朝上。再不然就像看花一样看你的护照。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管你要好处，等着你塞给他

China



不过狗们还是有一些问题不懂，正欲进一步讨教时，他们的黑老师却已经溜了。它独自一人，往河岸边的山坡上走去，样子看上去有点快快不快。

狗们并不感到奇怪。相处时间久了，它们已品出一点儿味道来了：他们的黑老师、黑叔或者黑大哥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只要有损于中国人形象的话，他就不愿给它们翻。

这都好理解，它毕竟在中国生活了八年，肯定是有感情的。让它们闹不懂的是，它们总觉得它与它们之间有一层什么隔膜，它有点儿过于矜持、过于高傲了，它有点儿不能同群众打成一片。尤其近一段时间，还总是闷闷不乐，见谁也不笑，像谁欠了它什么似的。

“有什么了不起！”

一条徐娘半老的母狗，望着老黑渐渐消失的背影，使劲儿地撇了撇嘴。

立刻有一条狗站出来反驳：“请不要背后议论人好不好?!”

这也是一条母狗，一条很年轻很年轻的小母狗，严格说还是个黄花姑娘。“黄花姑娘”说罢，还使劲儿瞪了对方一眼，同时不屑与其为伍地一甩头，朝着独眼小老黑消失的那个方向走去了。

大家——众狗都不好说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们是一对情敌。前一个，徐娘半老的那一个，曾几次想对老黑投怀送抱，老黑都没有理睬。而后一位，黄花姑娘这位，虽然也曾多次对老黑暗送秋波，可老黑依旧冷冰冰的。

独眼小老黑有点叫人不解：难道这世上还有英雄不爱美人的？

China

二

很年轻很年轻同时又很漂亮很有魅力的那一个小母狗名字叫小芳。她同时还有个外号叫普加乔娃，由此也可见她的歌儿唱得也相当不错。狗们不搞模特儿大奖赛，否则的话小芳绝对可以技压群芳，弄个全市冠军什么的。漂亮而能歌善舞，这样一来，你就可想而知，追求小芳的狗小伙儿们会有多少。而小芳呢?却独独看中了比她大了许多的老黑。

崇拜是爱情的酵母菌。独眼小老黑——不，在这里一定要叫黑老师——黑老师传奇的经历让她着迷。它忧郁的神情和

China



有什么呢?小芳这样想,当今社会兴的不就是老夫少妻吗?尤其有一天,她听老黑唱了一首歌,一首中国歌:你用真情换此生,我拿青春赌明天……这让她周身都充满了战栗。她微微地闭上了眼睛,模仿人那样抬起下巴颏,等着黑老师把她拥在怀里。遗憾的是黑老师没有动,一个指头都没有动她,这让她多少有些伤心。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认真思索,她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要挑明了跟黑老师谈,把终身大事早日定下来。具体行动是:把黑老师约到树林里,约到没人的僻静的地方。凭着自己迷人的外貌和甜美的声音,不信暖不化你黑老师冷酷的心。当然,不失时机和恰到好处地把自己挺性感挺那什么的肚脐眼在老师面前亮亮,也是必要的举措。

小芳没有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在不软不硬地给了那个半老徐娘一个回敬之后,便坚定不移地尾随黑老师,开始落实她的计划去了。

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的船码头是一处天然的小良港。在俄罗斯人称之为阿穆尔河的黑龙江的南岸、中国的一侧,多是漫滩,而北岸是一线无边无际的石碴子,高高的河岸立陡立崖,还覆盖着密密的红松林。独有码头这一段,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给抠去了一大块,抠出个马蹄形,正好泊船。布满鹅卵石的河滩也是平平展展,从中铺出一条路,跟岸上的公路直接相连。河滩的左右两侧都是山坡,山坡上有青青绿草。上到山坡顶,就是茂密的树林子了。

独眼小老黑走进了林子。一棵又一棵的大松树紧挨着,有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间挤进来,洒在树下幽幽的草地上,金灿灿地耀眼,像是铺上了一块块的金箔。



里，仅是有一条与大江平行的公路，算是划开了城市与林子的界限。划开是划开了，可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住在附近的居民，常常两步跨过马路，到林子里来散步。或者穿过林子到江边，站在陡峭的河岸上看中国。

林子里总是十分安静，偶有小松鼠窜来窜去。它们大头朝下从树上溜下来，寻找去年从树上落下的松子。它们翘着蓬松的大尾巴，嘴巴翕翕地动，自顾自地吃。对在它们身边走过的老黑一点儿也不在乎，全然一副目中无狗的样子。年纪很小的时候，老黑依稀记得，那时它很淘气，精力旺盛得没处使，常常溜到林子里来撵松鼠玩，汪汪地叫着，把它们从这棵树上撵到那棵树上。而今它可没这个兴致了。而今它老了。

老黑穿过了林子来到了江边。猛一走出时，阳光晃得它眼花，就觉得滔滔的江水和蓝天连成了一片，白花花的，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林子的边缘就是江岸，就是高高的崖壁。站在这里，就能远远地看见江对岸中国的城市黑河了，能看见那一线灰色的江堤和堤岸后面高高低低的楼房；还能看见汽车在堤岸上跑，小小的像个火柴盒；也能看见江边有不少的游人，都是一个



它感到很舒服。一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小蜜蜂，绕着它湿湿的鼻子转圈圈儿，嗡嗡的叫声使林子显得愈发寂静。

经分析判断，狗鼻子采不出蜜来，小蜜蜂儿圈绕过之后，就挺没意思地飞走了。不过它也可能是想跟老黑玩一玩，见老黑全无兴致，也就知趣地作罢。

老黑才没有兴趣跟谁玩呢。它在想，按时间推算，江边码头这会儿该安静下来了。中国人都拥到大市场卖货去了，围住海关的人也各自找地方，去清点他们小小的不义之财。而它的同伴，那些狗们，也都各回各的家了。它们不能离家太久，否则要挨主人训斥。而它，独眼小老黑，却不必有这份担心。无论回家多晚，它目前的主人也是它最早最早的主人娜达莉娅老太婆，都不会怪罪它。嗔怪是难免的，但那是一种爱。

太阳越升越高了，强烈的光线从头顶上直射下来。独眼小老黑感到热了，便后退几步，退到林子边的树阴下。有了浓浓的枝叶的遮盖，昨夜草丛中的露水还没散尽。它感到身下软软的、凉凉的，很舒服。而且这里一点也不影响视线。

它趴下了。这样更舒服些。它习惯地把头枕在两个前爪上，目不转睛地瞅着江对岸。在视线的尽头，越过黑河市，在遥远天际处的大地的一隅，那里才是它真正的家。每当它把目光定格在那里，都激动得不住地战栗，既感到幸福，又仿佛战士听到了集合的号角，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起了一阵冲动。

它生在俄罗斯，不满一岁的时候，被带去了中国，一住十年。十年后，它老了，差不多相当于人的退休年龄了，它又给送了回来。这其中的缘由它是清楚的，它由衷感谢中国主人的好意安排。而且刚回来的时候，它确实很愉快。俄罗斯与中国比，

China



你脱离主人的呵护独自逛大街时，会有人把你逮住炖狗肉汤喝。真的，你绝对不必。有一次，那还是老黑刚刚回来，还没有横穿马路要看红绿灯的意识，险些被汽车撞了。多亏了警察叔叔——当然是俄罗斯警察叔叔——一摆手，所有过往的车辆就全停下了，然后俄罗斯警察叔叔对它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请它先过，还亲热地拍了拍它的头。为此老黑感动了好一阵子。

自然环境不用细说了，别的不提，中国上哪里去找这样的大树林子呢？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开始想家了，想中国的家。正如人们常说的，外面的世界再好，也不如家好，尤其不久前，它做了个梦，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梦，既恐怖又凄凉。梦中的情节记不住了，但梦的主题，亦即给它的提示，却十分的鲜明：它离归山的日子不远了。

人的寿命可以到七老八十，而像它这样一条狗，是活不过十二三岁的。生命短促，真是令人悲哀。而尤为悲哀的是，人一般不知自己何时会死，狗却能预知自己归山的时日。它们的遗传基因中有这样的密码，到时候了就会开启。生命的倒计时钟咔咔地走动，催促你世间还有什么没了结的事情，赶紧去办吧。

独眼小老黑无所求。它只有一个念头，强烈地想要回家看看。这是冥冥中的召唤，无可抗拒的召唤。像黑龙江马哈鱼从海中义无反顾地溯江而上，像佛罗里达大海龟环绕半个地球的漫长洄游，神秘而又悲壮。

但它不知该怎样渡过眼前这条宽阔的大江去。要是冬天就好了，冬天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冰封的江面。而现在是夏

China